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清〕張玉穀 著 許逸民 點校

古詩賞析

上

中華書局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古詩賞析

上

〔清〕張玉穀 著
許逸民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詩賞析/(清)張玉穀著;許逸民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7.2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ISBN 978-7-101-12364-7

I.古… II.①張…②許… III.古典詩歌-詩歌欣賞-中國 IV.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302508 號

責任編輯:劉彥捷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古詩賞析

(全二冊)

[清]張玉穀 著

許逸民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0%印張·4 插頁·453 千字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 冊 定價:78.00 元

ISBN 978-7-101-12364-7

點校說明

清朝中葉，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論詩崇尚格調，尊奉盛唐，以「溫柔敦厚」爲旨歸，蔚成流派，世稱一代宗師。爲闡發詩學主張，沈德潛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選編了《唐詩別裁集》二十卷。兩年之後，又選編唐以前詩爲《古詩源》十四卷。至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復有選編本朝人詩爲《國朝詩別裁集》之議。嗣後於乾隆十四年，沈德潛歸老林下，時年七十七歲，仍繼續選編不輟。二十三年，《國朝詩別裁集》（今稱《清朝詩別裁集》）告成鐫刻。二十五年，再經增刪鏤版，凡三十二卷。幾乎與此同時，《唐詩別裁集》也在乾隆二十八年重訂再版。沈德潛的這一系列詩學活動，用他的門人王昶的話來說，就是「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詩」，「以漢魏盛唐倡於吳下」（《湖海詩傳》卷二）。由此不難看出，在清乾、嘉之際，今江蘇蘇州一帶正是格調派風靡之地。

據俞樾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所寫的題詞，沈德潛歸里後選編《國朝詩別裁集》時，曾有一人協助讎校，出力居多，此人便是張玉穀。不過今存《國朝詩別裁集》的序和凡例，竟無一字及此，殊不可解。況且乾隆二十五年仲冬日沈序後又附識百餘字：「此係增減第一次本也。初，翻刻本校對欠精，錯誤良多，甚有評語移入他篇者。茲既一一改正，又當代名流蒐羅未廣，茲復增入諸家，以補從前闕略。稍加芟夷，不留平近，總求無戾乎風雅之旨也。重付開雕，質之藝苑。至南粵西江翻刻，比初次刻本錯字尤

多，識者自能鑒諸。」可見《國朝詩別裁集》的讎校非止一次，不知張玉穀所參預者爲哪一次。如果是初刻的讎校，或許就因爲「錯誤良多」才諱言其名。當然也有可能是參預了重訂本的讎校，其成果即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刻本。

張玉穀其人名不甚顯，當年俞樾查《蘇州府志》也未見到他的名字。張玉穀的著述除《古詩賞析》外，存世者尚有《樂圃吟鈔》四卷、《樂圃詞鈔》四卷，前者是詩集，後者是詞集，皆嘉慶刻本。從中可推知張氏的生平大致如下：張玉穀字蔭嘉，號樂圃居士，吳縣（今屬江蘇）人。廩貢生。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卒，年六十。逆推之，則生於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曾受學於浦起龍（一六七九—一七六七），又曾遊沈德潛門。至於他的詩詞造詣，今人袁行雲先生認爲，其詩「近體學陶、韋，樸茂仿古」，但詩集中「平妥之作甚多」，「語多質直」，「不足自立」（《清人詩集叙錄》卷三十三）。總之，他一不通經，二不治史，詩詞亦不能名家，難怪他身後短短二百年，事迹已漸湮沒。

《古詩賞析》是張玉穀用力最勤的得意之作。其創意必然來自《古詩源》，但他在《凡例》中臚列《詩紀》、《詩所》、《詩選》、《詩解》、《詩歸》、《詩鏡》、《詩淘》、《詩發》等書，獨不舉《古詩源》，似乎有所避嫌。按其自序，選編《古詩賞析》肇始於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斯時正當沈德潛增刪《國朝詩別裁集》後三年，沈已着手重訂《唐詩別裁集》。歷時九年，《古詩賞析》成書二十二卷，於乾隆三十七年交由蘇州思賢堂付梓。現在我們仍可以看到思賢堂的初刻本。

「賞析」二字出自陶淵明的《移居》詩，該詩末二句說：「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將賞奇析疑的意

思移於本書，簡單地說即是張氏自序中用以自期的兩句話：「廣搜約採而佳章呈，統核分疏而妙諦出。」如果再說得具體一點，則見於《凡例》第十八條：「詩後之解，是講是詩之如何佳妙，俾讀者識步趨也。摘句空贊，固無當於通體作法，順文滾解，則其中虛實順逆、提掇照應種種道理，亦何由達出？鄙解必沉潛反覆，實見得是詩因何而作，立定主意，然後逐節批導其卻款。務使當時作者用意深曲、運筆詭變、製局奇橫、措辭精警之處，無不顯豁呈露而止。」張氏此說令人不由想到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序》中的一段話：「取嚮時所錄五十餘卷，刪而存之，復於唐詩全帙中網羅佳什，補所未備，日月既久，卷帙遂定。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未嘗立異，不求苟同，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於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莊者，庶幾一合焉。」二者可謂同一軌轍。

其實二者的相同之處遠不止於賞析的方法，最根本的還是相通的詩學觀念。例如，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說：「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又說：「唐人詩雖各出機杼，實憲章八代。如李陵《錄別》開《陽關三疊》之先聲，王粲《七哀》爲《垂老別》、《無家別》之祖武，子昂原本於阮公，左司嗣音夫彭澤。揆厥由來，精神符合。讀唐詩而不更求其所從出，猶登山不造五嶽，觀水不窮崑崙也。選唐人詩外，舊有《古詩源》選本，更當尋味焉。」而張玉穀《古詩賞析序》開宗明義，亦云：「詩教開於《三百》，學尤盛於李唐。《三百》尊爲經，而後進所奉爲圭臬者，大抵皆李唐詩也。若是，則《三百》外李唐前之古詩，可姑置乎？而正不然。蓋不讀古詩，則《三百》之遺佚支流不悉，而李唐來古今判體之淵源不彰，詩且中缺矣。」由是言之，《古詩賞析》與《古詩源》當是一脈相承的。

再者，稍加比對就會發現，《古詩賞析》與《古詩源》的選目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相同的。有的篇章，如卷二《劉向新序引諺》「蠹啄仆柱梁，蚊芒走牛羊」，甚至不見於今本《新序》，也不見於清李調元的《古今諺》、杜文瀾的《古謠諺》，僅見於《古詩源》卷一，這應能說明《古詩賞析》的選目是直接參考了《古詩源》的。還有《古詩賞析》的解說，也不能說與《古詩源》沒有關係。以樂府名篇《陌上桑》為例，沈德潛的總評語是：「鋪陳穠至，與辛延年《羽林郎》一副筆墨，此樂府題別於古詩者在此。」張玉穀的總評語則是：「前後同一鋪陳穠至，然前屬作者正寫，後乃就羅敷口中說出，故不覺堆垛板重。」張評顯然導源於沈，而又更進一層，更加具體，更加深刻，堪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此外，張、沈的細節評點也極其相似，如沈說：「『但坐觀羅敷』，坐，緣也。歸家怨怒室人，緣觀羅敷之故也。」張說：「坐，緣也。言觀者歸家皆怨怒其妻室，而妻室亦皆怨怒，緣既見羅敷而形其醜陋也。」這幾乎就是鸚鵡學舌了。不過張畢竟是後來人，後來居上，體例轉精，在上述評注之外，張另有長達百餘字的篇章結構分析，如謂「一解，總述羅敷美好，分四層寫，爲二解使君思載引端，即與三解盛誇夫婿遙對」；「二解，正叙使君之犯，羅敷之拒」；「三解，皆羅敷之語，蒙上『自有夫』來，極誇夫婿之美好尊貴如此，意謂爾即不顧倫理，就勢而言，亦何可以句奪。總以曉其愚也，而著意鋪張，又恰與首解兩相輝映」。這樣的賞析文字，要言不繁，確有畫龍點睛之妙。

綜上所說，我認爲《古詩賞析》是沈德潛格調派的產物，是《古詩源》的直接繼承和發展。讀《古詩賞析》，我們至少可以有四個方面的收穫：（一）對格調派的詩學主張加深印象，從而體味其合理内核；

(二)對唐以前的詩歌謠諺有一個總體的了解，認清唐詩的源頭；(三)對漢魏六朝的名篇佳什，可以通過解說仔細推敲品鑒；(四)通讀解說可以幫助我們學習詩歌創作的方法，掌握立意、謀篇、用韻的種種技巧。總之，張玉穀的選解，既是漢魏六朝詩歌精品的系統陳列，又是引人入勝的詩歌美學的通俗講座，非常值得靜心披閱。

《古詩賞析》初刻於清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直至清末民初，此板片尚未毀棄。一九一五年，歸安陸樹藩（陸心源之子）爲重印《古詩賞析》撰序，稱《古詩賞析》初刻本「歷年既久，印本罕存，幸其板片向藏嚴孝廉順之家，至今完好無缺。孝廉博雅嗜古，性耽吟詠，生平著述，往往見於他集。嗣君鹿莘，能承家學，每以近世詩教日衰，怒焉憂之。因出所藏，醵貲重印，以公同好」（《重印古詩賞析序》）。可見一九一五年的重印本即是乾隆刻本的最新刷印本，《古詩賞析》此外並無第二個版本。所以，此次整理即用一九一五年重印本爲底本，但爲了恢復初刻本舊貌，將重印本卷首的陸樹藩《重印序》和俞樾光緒十三年題詞（原無標題）移後作爲今本附錄。又爲了使本書完全可以信據，在整理中則爲每一篇都一一注明最早出處，凡有異文則寫入校記。史料出處和校勘所用書目的版本，則列表置於《總目》前，以便核檢。

許逸民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四日

校勘引用書目

禮記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大戴禮記 漢戴德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大戴禮記解詁》本

尚書大傳 漢伏勝撰 漢鄭玄注 《四部叢刊》影印清陳壽祺輯校本

韓詩外傳 漢韓嬰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韓詩外傳集釋》本

孔子家語 三國魏王肅注 《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

竹書紀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古本竹書紀年輯證》本

左傳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春秋左傳注》本

國語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點校本

戰國策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戰國策注釋》本

史記 漢司馬遷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漢書 漢班固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撰 唐李賢等注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三國志 晉陳壽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宋書 南朝梁沈約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陳書 唐姚思廉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魏書 北齊魏收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隋書 唐魏徵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南史 唐李延壽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北史 唐李延壽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縮印點校本

莊子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莊子集釋》本

列子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列子集釋》本

韓非子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一九五八年版《韓非子集釋》本

淮南子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淮南鴻烈集解》本

抱朴子 晉葛洪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抱朴子內篇校釋》本

齊民要術 後魏賈思勰撰 中國農業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齊民要術校釋》本

北戶錄 唐段公路撰 《十萬卷樓叢書》本

廬山記 宋陳舜俞撰 《守山閣叢書》本

廣博物志 明董斯張撰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七年影印明刻本

隸釋 宋洪适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洪氏晦木齋刻本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撰 清翁元圻注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點校本

初學記 唐徐堅撰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點校本

意林 唐馬總撰 《學津討原》本

太平御覽 宋李昉等撰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宋刻本

吳越春秋 漢趙曄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吳越春秋輯校匯考》本

說苑 漢劉向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說苑校證》本

風俗通 漢應劭撰 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風俗通義校釋》本

西京雜記 晉葛洪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點校本

搜神記 晉干寶撰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搜神後記 題晉陶潛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點校本

拾遺記 晉王嘉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注本

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世說新語校箋》本

續齊諧記 南朝梁吳均撰 《顧氏文房小說》本

迷樓記 涵芬樓《說郛》本

高僧傳 南朝梁釋惠皎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點校本

蔡中郎集 漢蔡邕撰 《海源閣叢書》本

阮籍集 三國魏阮籍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阮籍集校注》本

陸雲集 晉陸雲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點校本

宋本陶淵明詩 晉陶淵明撰 《續古逸叢書》影印宋紹熙刻本

鮑參軍集 南朝宋鮑照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鮑參軍集注》本

謝宣城集 南朝齊謝朓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謝宣城集校注》本

江文通集 南朝梁江淹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江文通集匯注》本

何遜集 南朝梁何遜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點校本

庾子山集 北周庾信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庾子山集注》本

琴操 漢蔡邕撰 《平津館叢書》本

文選 南朝梁蕭統撰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影印胡刻本

玉臺新詠 陳徐陵撰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印明趙氏刻本

文館詞林 唐許敬宗撰 《古逸叢書》影刻日本舊抄卷子本

古文苑 宋章樵注 《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撰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印宋刻本

文苑英華 宋李昉等撰 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宋刻本

詩紀 明馮惟訥撰 明萬曆刻本

古詩類苑 明張之象撰 明萬曆刻本

古詩源 清沈德潛撰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點校本

風雅逸篇 清李調元撰 《函海》本

古今諺 清李調元撰 《函海》本

古謠諺 清杜文瀾撰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點校本

才調集 五代蜀韋縠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唐人選唐詩》本

全唐詩 清彭定求等撰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點校本

冷齋夜話 宋惠洪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點校本

古詩賞析序

詩教開於《三百》，學尤盛於李唐。《三百》尊爲經，而後進所奉爲圭臬者，大抵皆李唐詩也。若是，則《三百》外李唐前之古詩，可姑置乎？而正不然。蓋不讀古詩，則《三百》之遺佚支流不悉，而李唐來古今判體之淵源不彰，詩且中缺矣。

前人有見于此者，專輯古詩而疏解之，意良是也。雖然，有難焉。披沙揀金，則真識難；理絲入扣，則懸解難；達詁亦難。余嘗覽輯解古詩諸家本，往往擇不精，言不詳，而歎古詩之轉滋蒙晦久矣。

在歲癸未，移居雪典，與表兄楊雪邨隣曲，過從輒論及此。雪邨曰：「余亦以唐詩解本鮮當意者，將究心焉。子盍力任古詩，共津逮於方來乎？」余時應之，然終畏其難，遲下手。既乃自念曰：「以意逆志，孟子說《詩》之法可師也。先難後獲，孔子爲仁之方可例也。士亦有志競成耳，何畏葸爲！」

於是不揣謏陋，奮然從事，廣搜約採而佳章呈，統核分疏而妙諦出。而且爲之題箋句釋，體正韻釐，務使閱者了然心目而止。蓋數年來應事稍暇，時而口吟，時而手搜，時而昂首凝思，時而掀髯得意者，不知幾經晨夕，而二十二卷者始脫稿，則信矣說詩之果難也，則信矣立志之足恃也。

書既成，因取淵明《移居》詩語，名曰《賞析》，而質之雪邨。雪邨曰：「子是書也，洵能賞奇析疑，爲《三百》外李唐前之古詩撥蒙洗晦矣。津逮方來，不中缺矣。余所解唐詩，名曰《繹》，亦即次卒業，將質

之子，而並問於世。」余聞之，且慚且喜，爰撮其大略，弁諸簡端，而更條述凡例，以志其詳焉。乾隆歲次壬辰仲春望日，吳縣張玉穀蔭嘉氏自題於存養寓齋。

凡例

馮氏《詩紀》，備載皇古以至有隋之詩，俾不廢墜，洵懋厥功，然學者苦望洋矣。嗣後臧氏《詩所》，曹氏、陳氏《詩選》，遞加刪汰，終尚繁多。其他《詩解》、《詩歸》、《詩鏡》、《詩淘》、《詩發》等書，亦持擇欠善。茲集意務取精，爲作詩程度，故所收甚隘，敢曰舉隅，聊資觸類耳。

箴銘、戒誦、祝辭、繇辭等，不入樂府，本詩之雜體也，然後人多不混詩中，故茲選亦惟登古作。

四言詩，肇自唐虞，非肇於《三百》也。漢後五言盛行，四言遂少。惟淵明所著，不失雅音，集中所收爲多。外此，則僅登矣。

唐虞三代，雖有五言，非正體也。漢之蘇、李、《十九首》，始堪典則。嗣後作者踵興，各有佳製，然風會遞殊。迨至南朝之梁以降，北朝之周、齊時，第工琢句，格平氣靡，古意漓矣。愚於茲體，略後詳前。數厥大家，不過魏之陳思王，晉之左記室、陶彭澤，宋之謝康樂、鮑參軍，齊之謝吏部六人。其他散金碎玉，固亦並登，抗手比肩，求之不易。

七言古詩，必至李唐，始爲大備。不特唐虞三代之歌謠，祇是濫觴，即自漢訖隋，間有茲體，亦爲過峽而已。本屬寥寥，選非從刻。

漢武始立樂府，兼采風謠，後世因之，雜體百出。《詩紀》所載雖備，而位置錯雜，讀之茫然。其體

例可尋者，則有太原郭茂倩《樂府詩集》、豫章左克明《古樂府》、西吳梅鼎祚《古樂苑》、吳興臧懋循《詩所》四書。同起上古，而郭書則下逮李唐，義取全載，左、梅、臧皆自隋劃界，左則更有刪削，固皆樂府之囊括也。顧核其條例，互有優劣。郭書分門十二，曰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雜歌謠辭、新樂府。梅書無近代曲、新樂府二門，蓋新樂府皆唐後作，在梅自宜不載。至近代曲，隋時作少，自可并入雜曲歌辭；唐時作多，自可并入新樂府。郭另列門爲劣，不若梅書將隋時所作，并收入雜曲歌辭之爲優也。而雜歌謠門中，另立仙歌謠、鬼歌謠二小門，亦是優處。左書於近代曲、新樂府外，更削去郊廟、燕射二門，而以雜歌謠辭爲古歌謠辭，列門第一。郊廟、燕射歌辭，樂府正聲，左全逸之，劣也。臧書分體與梅書同，唯琴曲、雜曲之間，另立古歌一門，不并入後雜歌謠中，則是其劣處。茲集歸門人類，務從所優，題下註明，源流可略見矣。

郭書義取全載，而脫落處頗多。如琴曲門中，逸去孔子《龜山》、《槃操》二曲；雜曲門中，逸去竇玄妻《古怨歌》、魏明帝《種瓜篇》、陳思王《棄婦篇》、無名氏《休洗紅》；雜歌謠門中，逸去陶嬰《黃鵠歌》、韓憑妻何氏《烏鵲歌》、《答夫歌》等，不可枚舉。其他魯魚亥豕，更隨處皆是。蓋毛氏鐫書，絕不校對故也。茲集補采，皆據左、梅、臧三書，不復細注。

樂府亦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諸體。其不與詩同者，厥有兩端：一在音節，詩之音節多和平，樂府音節多凌厲也。一在體裁，詩自達其情，樂府則有關於一代典制，無預己身者；詩止述言，樂府則兼有敘事者；詩即述幾人之言，總以己身爲主，樂府則有歷叙幾人之言，而無分賓主者也。然此亦論其大